

劉

禮

部

集

劉禮部集卷九

易虞氏五述序

余既補成張臯文先生易言二卷蓋先生思學虞氏者  
執象變而失旨歸參天象而疏人事故取以言尚辭之  
義揅其失也而虞氏之易究以象變爲宗學易亦必從  
象變而入義例糾錯不其望洋爰表五端用資詔相其  
敘曰

在陽稱變乾二之坤在陰稱化坤五之乾

津逮秘書雅雨堂刊李氏

易解俱誤作乾五之坤二坤二之乾五今據朱睦㮮本秘冊彙函本訂

不遠之復用脩厥

身成既濟定知變化神述虞氏變動表第一

陽居大夏陰積虛空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

降剝窮反下與復同功

張臯文云當爻交錯謂之發揮

吳究爲躁與震

旁通

張臯文云全卦對易謂之旁通

之正得位乃可以化邦述六爻發

揮旁通表第二

一陰一陽始邁復

剝央放此

三陰三陽始泰否臨遯壯觀二

爻始起著其形埒毫釐千里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述象象觀變表第三

善言人者必有徵於天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六十四

以象與天言君子以純終令聞先王以君國子民述卦

象陰陽大義第四

總六爻之義大象以明彌綸天地亦有主常提要鉤元

視脩悖之方述虞氏卦象觀變表第五

尙書今古文集解序

尙書今古文集解何爲而作也所以述舅氏莊先生一家之學且爲諸子授讀之本也嘉慶初先生歸自沛南余始從問尙書今文古文家法及二十八篇敘義析疑賞奇每發神解忽忽數十年久不省錄今年夏先生子循博來京旋卒旅寓啟其行篋而先生所爲書序說義一卷尙書授讀一卷在焉尋繹雒誦音容如在先生學通倉籀溫故知新其所創獲近輟諸儒遠質姚姒所恨記錄過疏引而不發亦有親承口授或反缺然緒論微言不箸竹帛傳而不習自古歎之湮沒駸尋玩愒滋懼爰推舅氏未竟之志綴爲是編其例凡五一曰正文字

尙書已罹七厄

見段氏撰異序

故經文之下必先審其音訓別

其句讀詳其衍脫析其同異段氏旁徵蔓衍煩曠爲患

芟蕪存英什僅二三從簡要也二曰徵古義馬鄭王注

采自後案不復疏其出典其差繆過甚如以夏侯等書

轉爲古文孔壁本轉爲今文之類悉爲釐正嚴家法也

三曰祛門戶孫疏好古雖史記周公奔楚揃爪沈河之

說必篤信不疑後案祖鄭雖殛鯨在元圭告成之後金

滕誅官屬黨與之誣必曲申其是遷周孔以就服鄭實

爲大惑至僞孔傳于導渭條漆沮亦曰洛水顧命篇夾

兩階配爲堂廉致爲精確不可以人而廢言集衆思廣

公益也四曰崇正義六宗四載三江九江諸家聚訟詳

載博辨體同考索至于因中星而及歲差之西法說璣  
衡而詳後世之銅儀有乖說經槩從雍汰懼支蔓也五  
日述師說凡聞自莊先生及外王父莊宗伯公者皆別  
出之獨下已意者以謹案別之其書序說義亦詳爲引  
中附諸其後明授受也予自束髮治春秋所擬議禮決  
獄荅難諸書至今未能卒業又爲詩聲衍若干卷以明  
六書音韵之學創藁粗就繕寫未遑復以炳燭餘明旁  
及是學人壽幾何蠡海難罄望古寥聞知後人能董而  
理之否耶姑藏篋笥以訓子孫云

詩古微序

嘗怪西京立十四博士易則施孟梁丘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氏禮則大小戴氏春秋則公羊顏嚴氏穀梁江氏皆今文家學而晚出之號古文者十不與一夫何家法區別之嚴若是豈非今學之師承遠勝古學之鑿空非若左氏不傳春秋逸書逸禮絕無師說費氏易無章句毛詩晚出自子夏而序多空言傳罕大義非親見古序有師法之言與若漢廣德廣所及自華孝子之潔白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而無正累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之類皆望文爲義其釋屈之平王齊侯頌之成王成康雅之王命南仲及楚茨四十餘詩皆刺幽王之類又多不槩于人心非若魯韓佚說每詩輒實以某人某事其言微實不誣夫有所受之也西漢專門傳受之學至東京而漸

決藩籬鄭康成氏總羣儒而通六藝其學則于禮深于  
易書詩春秋淺故注禮用今文采韓說及解易詩書春  
秋乃皆舍今學而從古文聊以創異門戶存一家之說  
其後鄭學大行于是齊詩漢代卽亡魯詩亡于西晉與  
易書之今文諸家同墜于地韓詩公羊雖存自唐代已  
號絕學而韓詩復亡于北宋寧非東京諸儒階之厲哉  
而世之說者顧曰三家詩多述本事猶之不修之春秋  
也毛詩則財以聖人之義法猶之君子修之云爾果爾  
則請以春秋義法覈之詩何以風先乎雅著詩春秋之  
相終始也風者王者之迹所存也王者之迹息而采風  
之使缺詩于是終春秋于是始春秋宗文王詩之四始



莫不本于文王首基之以二南春秋之大一統也終運之以三頌春秋之通三統也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春秋之始元終麟也變風始于邶鄘衛春秋之故宋也王次之春秋之新周也變雅始于宣王之征伐春秋之內諸夏而外吳楚也魯頌先乎商頌春秋之寓主也頌以商爲殿者謂救周之文敝宜從殷之質也託夏于魯明繼周以夏繼夏以商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又始易終未濟之義也王者因革損益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襲託王者於斯一質一文當殷之尙忠敬文迭施當夏之教也是春秋之通義也孔子序書特韞神帙紀三代正稽古列正變明得失等百王知來者莫不本于春秋卽

莫不具于詩故曰詩書春秋其歸一也此皆刪述之微言大義毛序毛傳曾有一于此乎則所謂子夏傳之者不足據矣詩之爲用在于禮樂而二雅小序莫能詳其祭祀燕饗之所用間草蟲于采蘋與儀禮樂章不合則所謂太師次第者不足據矣分邶鄘衛爲三與左氏不合以抑詩爲衛武刺厲以昊天有成命之成王爲成其王業之王與國語不合以宣王南仲伐玁狁爲文王詩與大雅及周秦傳記皆不合則所謂國史序之者又不足信矣以齊魯韓遺說質之則數者往往符合今文之師受遠勝古文之鑿空如此鄭許皆古學而箋詩輒用韓義以輔毛說文引詩亦三家多于毛古學之不能廢

今文又如此 皇清漢學昌明通儒輩出于是武進張

氏始治虞氏易曲阜孔氏治公羊春秋今文之學萌芽

漸復惟書則江段孫王皆雜采馬鄭王孔無所決擇王

氏反主鄭說以破古義尤爲俱繆詩則顧炎武闡胡若渭

戴震皆致疑于毛學而尙不知據三家古義以正其源

流邵陽魏君默深治經好求微言大義由董子書以信

公羊春秋由春秋以信西漢今文家法既爲董子春秋

述例以闡董胡之遺緒又于書則專申史記伏生大傳

及漢書所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以難馬鄭于詩則表

章魯韓陸緒以匡傳箋既與予說重規疊矩其所排難

解剝鉤沈起廢則又皆足干城大道張皇幽眇申先師

敗績失據之謗箴後漢好異矯誣之疾使遺文湮而復  
出絕學幽而復明其志大其思深其用力勤矣予向治  
春秋今文之學有志發揮成一家言作輟因循久未卒  
業深懼大業之陵遲負荷之隕越幸遇同志勇任斯道  
助我起予昔之君子其亦有樂于斯乎如曰不然以俟  
來哲

五經攷異敘

余束髮誦經感于司馬文正公之言凡讀書必先審其音正其字辨其句讀然後可以求其義欲先校夫子所正今所存者易十二篇尙書二十八篇序一篇詩三百五篇序一篇禮古經十七篇春秋十一篇仿陸元朗經典釋文之例采輯舊本經籍所引旁稽近代名儒深通經義小學者之言彙爲一編以爲童蒙養正之始基奪于他務未暇爲也已巳之冬乃與同里之學者臧庸莊綬甲分經掇拾二君以予向治易春秋屬簞次焉臧君爲詩攷幾成而逝莊君爲尙書攷將半而中輟弟子潘準夙慧嗜學尤明禮經獨與余窮數日之力藁本哀然

惜不幸夭折屬其父索之叢帙中杳不可得歲月如流  
良朋難覲壬申之夏甘泉弟子張潤見余舊稿而善之  
手書付之梓人以爲續攷羣經者倡嘉其意勿以未定  
阻也詩攷可以校訂書攷促莊君成之禮經攷陽童有  
靈其不至人琴俱亡也俟後出焉

春秋賞罰格題辭

稗販素王役使先靈匪以呼盧惟以玩經

經寓王法格執聖權猶賢博奕吾無隱焉

鴻寶救時小儒榮古相才史才披圖訊謚

問曰天王操賞罰之柄者也今下同于列國且與大夫  
士庶同受賞罰得無愼乎荅曰論語云天下無道則禮  
樂征伐自諸侯大夫出陪臣執國命而庶人之議作周  
平王倡亂臣賊子之禍者也故改元之義法首及之  
問曰盜不繫國無所容也可以洊升于三公大夫之位  
乎荅曰昔管仲舉二盜爲公臣孔子韙之且東周以降  
盜賊之世也春秋之例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國

君大夫有過貶而稱人盜本未命之大夫士也不爲盜則猶是大小國微者稱人之例也

問曰盛德之士不名公卿之選也位爲陪臣賢者何以勸乎荅曰自封建尙親之法久乘田委吏至聖不卑仲弓季路爲宰不恥且古者貢士三考黜陟純盜虛聲移郊移遂又其甚者如共工驩兜屏之遠方可也歸之國家爲老爲宰何嫌于屈才乎

問曰春秋法殷制爵三等公侯爲大國伯子男爲小國杞于周爲王者之後本爵稱公鄭本爵爲伯今以杞爲小國鄭爲大國何荅曰以春秋當新王黜杞之義著矣陳三恪也蔡懿親也然其卽楚而無善政雖不黜猶黜



也鄭曰卒月葬有命大夫達于春秋則取爲小國張法何嫌于不進爵乎

問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一事也在魯宋鄭臣遇此則徧下爵在晉則中爵在衛亦然在陳蔡則下賞何參差不齊也荅曰自此役也晉楚狎主齊盟而晉常下楚漸至京師楚矣趙武之過也衛石惡爲惡人之徒甚于豹及向戌良霄一等陳孔瑗蔡歸姓亦亂賊也然陳蔡大夫無善可錄久不與中國會盟兵連禍結無已時自此盟而少弭故進之也

八代文苑敘錄

敘曰伊昔詩分四始書標七觀麗天普地負乎尙哉自  
時厥後遷述六統歆總七畧金淵玉海茂矣美矣世更  
八代人擅九能黃初典論摯虞流別約而未詳任昉緣  
起劉勰雕龍辨而弗著昭明太子敦敏夙成文學根性  
高齋講苑士林雲集東宮初建仁惠風行無漢武之雄  
猜異陳思之疑謗宜其撰述斐然有章然而正序之文  
其元經而覆瓿英華之選隨湘東之刼灰天祐斯文學  
興淮海曹秘書播斯蘭茝李崇賢繡其悅整固以贊非  
游夏功侔毛鄭原其綴緝有三善焉體例謹嚴芟剪不  
加經史一也蒐羅廣博奧隱不墜浮沈二也筌簞六籍

鼓吹百家後有明哲罕出範圍三也若乃類聚乖舛棄  
置失當亦有可譏者焉靈均遠游天問開詞賦之宗文  
通故鄉江上採騷歌之韻長卿凌雲之氣枚叔梁園之  
才子雲蜀都太冲斯仿武皇悼逝黃門是規明遠游思  
徽音宋玉張融賦海表襄元虛郊祀不采漢志僅及延  
年樂府止涉五言未遑曲調冊令勸進之化視獎亂爲  
故常詩序史論之收顯違例而彌陋七發命七章辨幾  
可以九名王褒對問非韻安得以頌列雄風高唐義存  
謫諫焉止狀景言情鵬鳥集舍志明死生非誇博物多  
識臨終百一徒受嗤于後人僞孔擬蘇炫別裁于元鑒  
禮貴瑕瑜不蔽傳稱善善從長余之所述竊比斯義切

情依韻旨不戾乎風騷道政論思體欲溯乎墳典漢魏  
晉宋廣厥津源徐庾盧薛續其裁製要使南金東矢萃  
爲房序之陳瑞獸珍禽咸歸林囿之飾韓潮蘇海不敢  
薄爲綺靡長福利貞庶幾引爲夔曠願佗維摩爭友悵  
靈瑣之不留誰爲書麓嗣音探西山而緝注

賦者其原出于古詩傳曰不歌而頌謂之賦漢志題騷  
經爲屈賦今據以爲首荀卿之製異出同原兼比興之  
文專賦篇之目翺翔屈宋宮商潛應矣枚叔七發原于  
招蒐對問沿襲至廣昭明所聚無遺憾焉弔哀之文亦  
出楚詞劉彥和云萃過韻緩化而爲賦賈馬潘陸全乎  
賦矣敘賦第一曰騷曰七曰賦曰頌曰辭曰弔文曰哀

文凡七品皆賦也

昔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合韶武之音古詩無不入樂也漢武始立樂府總趙代秦楚之音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彥和畧具樂篇以標區界吳兢茂倩敘述詳矣今取其雅者次于賦

三王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樂亦亡自漢以後皆鄭衛之音也意不戾古情不越禮君子猶有取爾次樂府頌與賦同原成康之沒厥聲亦寢三閭比類細物啟洞簫長笛之始上蔡諛辭衰過作揚雄班固之備今以王馬歸賦揚班頌志變古焉次詩

符命者原于元鳥思文變于李斯刻石相如蔚爲稱首  
絕筆茲文揚班事非鐫石亦乖韻體邯鄲以下蓋無譏  
焉次頌

贊者原于夫子贊易象象文言雜卦皆有韻之文也史  
家參以論頌之體失其本矣次符命

箴銘之體皆出三代箴誦于官其制未改銘題于器遷  
轉多方劉彥和云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令德九能  
之士作器能銘揚雄李尤稍存古製至如鐘鼎不韻全  
成碑文又無取焉次贊

連珠兆于韓非引于揚班言近旨遠假物連類亦箴銘  
遺意也次箴銘

秦焚詩書專尙名法李斯刻石法家之詩書也侈上古  
封禪樹石之義開新莽麗牲紀事之作後之作者踵事  
增華敘兼史傳文同銘誄以石代金同不朽矣曰刻石  
曰銘曰廟碑曰墓碑曰神誥凡五品次連珠

哀誄原于古天子南郊定謚內史執策太史讀誄卿大  
夫賜謚小史讀誄魯莊始誄及謚厥後體傳而文頌失  
其本矣敘述先世亦詩人之則也曰誄曰哀策文凡二  
品次碑識

右上編皆主于用韻之文從古詩發源者也

制誥之原出于尙書兩漢之初炳焉大雅過此以往文  
勝其實後嗣何觀焉敘詔策第一曰詔曰策文曰教諸

侯之言也凡三品

對策者亦出于尚書敷奏溫城之學與文通天人貫古今至矣晁公孫以下不足則也次制詔

對問者亦對策之屬而文勝其質矣次對策

奏議者亦出于尚書戰國稱上書秦以御史主文法改名曰奏漢立四品章以謝恩奏以按劾書以陳情議以駁異幾密則曰封事兩漢淵海同符三代今以詳文學之旨別政事之材存要畧于專科表文采于斯集曰上書曰表曰奏曰議曰彈事凡五品次對問

謝君者卽漢之章厥風近古遺文寡存酒肉拜賜多稱文辭陋矣故附章表之末



檄移者出于三代文告之辭威讓之令與制誥同原或施于敵者故次奏議

約者出于古之契券子淵髡奴游戲之文也故附檄移論者出于論語孔門之道與文至矣周秦諸子指事類情彌綸天地在漢則石渠論藝白虎通講桓寬鹽鐵儒論之宗也今悉以經子家不錄錄自賈生以下劉彥和所謂彌羣言而一理總八體而一揆蓋有之矣奏議主于告君論不專主告君故又次之

設論者亦論之細條才士自言其志之作也宋玉造其體東方廣其文揚班以下其辭益放無所取裁焉次論書者出于尚書臣下各以其意相往復禹皋周召之謨

此其端也春秋以降文翰尤盛後漢始立名品公府奏  
記郡將奏牋區以別矣今總爲一曰書曰牋曰奏記曰  
啟凡四品次設論

序者出于夫子序易詩書推論作者之義其後諸子各  
自序其書莊荀馬班向歆其最工也今以經史子家不  
錄錄自許慎說文序始次書

志者出于禹貢下及周官誦訓職方之屬九能之士山  
川能語亦雅材也次序

行狀者出于唐虞三代攷績之法漢高帝求賢令詣相  
國府署行義年是其義也太常議謚史家列傳皆以之  
次志

右下編皆不用韻之文從尙書發源者也

詞雅敘錄

凡詞五卷八十家三百首唐五代宋氏所傳名卿才士  
閱意眇指正變聲律具矣敘曰粵若風謠發長短之均  
騷歌暢比興之旨兩漢樂府總趙代秦楚之音六葉新  
聲辨琴舞清平之曲詞之濫觴其源遠矣所惜伶工藺  
棄譜引失傳學士審其音而罕習其器下里昧其義而  
彌害其文然則詩亾于唐詞絕于宋亦勢使然歟昔之  
作者意內言外辭約韻深金荃感遇之章長門減價南  
唐式微之賦麥秀銷聲要眇足以泣鬼神迷離足以蕩  
魂魄鈞天九奏大帝聞而醉心英雲八變飛潛感而匿  
影何必金母白雲之唱荒宴姬王璫簫赤雁之歌流連

漢帝也哉至若離宮避暑補遺響于金風蘭苑重游怨  
華年于碧月履昇平之臺榭託悲概于管絃況乃玉宇  
高寒乘風輪而莫上畫闌煙柳迴日馭而已西月冷波  
心翠尊難滿桂銷香徑玉斧空磨紅薇似帳忽見春殘  
碧柳飄棉頻驚夢短折荷心之清露收鶯舌于芳辰音  
無此爲最悲曲彌高而和寡雖復霓旌翠葆變易水之  
羽聲鳳尾龍香彈涼州之角調龍媒伏櫪客慙恩牛  
角橫經書生飲恨身無啼處血灑長川筆忘春風氣侵  
霄漢假哀音于激楚訴悲憤于穹蒼雖旣壯而不和亦  
復變而趨雅至乃舞裙歌扇送南浦兮美人寵柳嬌花  
感碧雲今天末金猊香燼懶拂羅衣玉鏡塵凝暗銷眉

月樓前流水不繫連  
曉陌上熏風難迴玉勒莫不夢殘  
鴛帳泣盡鸞觴胸前繡鳳逸思雕華手裏金鸞蜚音剪  
玉秋墳鬼唱碧血燐飛水府仙謠紫雲花杳亦復引商  
尊俎之上頓節絲管之閒故乃綜輦悅于風人御蘭芳  
于騷客製非雅頌體別淫哇結撰至思釐爲五卷區分  
正始用表三科于是儷以瑤函鐫之金版珊瑚架上簪  
花舞鶴之書翡翠屏閒織錦雕龍之紙續玉臺之集雲  
母窻空補花閒之篇銅蠡夜靜將使綺筵公子用增孔  
蓋之華繡幌才人同叙瓊枝之佩

五聲上壽曲序

歲在祝犁單閼之十月庚寅朔越六日乙未恭逢

皇上六旬聖壽慶節是時歲星次于析木之津日月從  
之于卦位爲艮東北維蓋我 大清肇造王業之分野  
也是日于二十四氣值小雪孝經緯云玉衡指亥綏萬  
履豐之瑞也律中應鍾史記律書生鍾分所謂參乘無  
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  
十六漢志所謂陰陽合德氣鍾于子化生萬物者也志  
又云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  
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  
用焉臣伏惟 皇帝御宇之二十四年萬物棣通羣

生桐豫珠囊既啟玉燭常調慶典紛熅

醴膏布獲

又漢志所謂太極運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于下其于人皇極統三德五事厚之以八政驗之以庶徵而嚮用五福者也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德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故常人之壽以一身爲量 聖人之壽以章蔀紀元爲量漢志述黃鐘之義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尙黃五色莫盛焉五聲和而樂成官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



生爲四聲綱也夫聲者中于宮觸于角祉于徵章于商  
宇于羽故四聲爲宮紀也以五位言之則宮爲君商爲  
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以五行言之則宮爲土商爲  
金角爲木徵爲火羽爲水古五聲調曲序云元正饗會  
大禮賓至食舉稱觴薦玉六律旣從八風斯暢以歌大  
業以舞成功臣伏見

皇上建極以來久道化成重

熙累治自

敬

天

法

祖緯武經

文以述修禮慎刑勤政愛民諸鉅典無不體

清寧

合撰之德施

天地生成之惠是以

鴻算純常

永永無量又豈循蜚因提所紀泰皇成鳩侈言曼壽論  
數遺理者所可同日語哉臣學識樸昧忝列侍從親炙

劉禮部集

卷九

大

聲律身度之儀幸遇

日升月恒之慶敬依五

聲調曲成三十章依上下平韻其宮調以五言十章商  
調以四言九章角調以三言八章者三四五則木金土  
之生數八九十其成數也徵調七言二章羽調六言一  
章六七則水火之成數一二其生數也合三四五六七  
得天數二十有五合一二八九十得地數三十翼以闡  
揚 高厚生成之德于萬一云

庚辰大禮記注長編恭跋

庚辰秋七月

仁宗睿皇帝木蘭熱河賓天問至

京師禮部堂官奔赴熱河者二人司員奔赴者滿二人漢一人畱署職大密檔案者漢一人則禮部主事臣劉逢祿實忝任之起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受 顧命大臣飛寄畱京辦事王大臣信畱京王大臣傳知百官成服迄道光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奉安 昌陵禮成又恭載四月初六日常雩

園邱升配事而全檔子告成所徵者凡十類一

上諭二 隨旨三題奏本摺四禮部咨各衙門文移五各衙門咨禮部文移六禮部頒各直省及五十一族

蒙古八十七旂喀爾喀文移七朝鮮國王咨禮部文移  
八禮部存記清漢字檔子九內閣恭擬祭文十翰林院  
恭擬祭文而朝鮮國王祭文附焉敬手勒成六卷喪紀  
爲禮之極大喪爲國家萬事之根本恭讀

遺詔

有之曰書有陟方之文古帝王崩于巡狩蓋有之矣則  
是不得以爲變禮今所記注皆經常也敬以告儒臣之  
纂官書及後世攷禮儀者嗚乎我朝

列祖

列宗大慈大孝大法大守之原至尊至重禮官不  
能詳也禮官所能記載蹟焉而已道光元年四月二十  
九日禮部祠祭司主事臣逢祿恭跋

跋杜禮部所藏漢石經後

少得西安程氏所摹漢石經心好之但有志隸書後從  
舅氏莊先生治經始知兩漢古文今文流別蓋西漢十  
四博士之學爲今文古文自劉歆典校中祕得之欲立  
博士而太常老宿及大臣師丹等爭之不得立東漢初  
世祖雅好左氏春秋杜林賈逵等亦篤守古文學由是  
周官儀禮孔壁尙書毛氏詩費氏易漸顯于世鄭康成  
兼綜今古之學專長儀禮其箋毛箴何注易書多舛駁  
不可從若春秋何邵公氏易虞仲翔氏最有師法皆今  
文也蔡邕等承詔書七經立石以整齊學者易不可見  
書則歐陽夏侯詩則魯詩春秋則公羊嚴氏兼載顏氏

異同論語則兼載盍包毛周異同禮則兼書小戴其可  
徵者皆今文也漢殘石拓本唐世猶在秘府宋人見拓  
本者有鄱陽洪景伯氏成都胡宗愈氏越州石熙明氏  
三家各重櫺上石胡氏字最多呼漢石雖亡宋三家石  
紙本今有存者卽熹平之嫡孫其距今豈不近哉錢  
唐黃氏易得宋拓尙書三十字論語五十九字皆洪氏  
石吾邑孫氏星衍得宋拓尙書五十餘字亦洪氏石眞  
杜君微之爲禮部郎使長沙得宋拓尙書九十二字魯  
詩百十字儀禮聘禮六十四字公羊傳十八字論語百  
三十五字大都四百十九字則未知其爲鄱陽本與成  
都本與仁和龔君自珍嘗得宋皇祐重摹魏邯鄲淳三

體石經尙書三十九字左傳三十八字龔君盛稱淳親  
見秘府孔壁古文且言石經有今文古文兩者之學豈  
一字今文家也淳三字古文家也爰牽連記以譖世之  
講求漢魏經師家法者

戈戟解

溫州試院作

戈擊兵也非刺兵亦非句兵其用主于援與胡而助其力者在內援兩畔有及其鋒銳下垂半入秘者謂之胡說文胡牛顚垂也胡近援者有及在外中鑿三孔近秘用時以金革約之內如斧斨之喙以向人身而對援在外得名或云卽古文柄字以橫貫秘孔得名也其用主于擊左氏春秋凡十餘見倨句猶云弇侈內太長則援之力弱故曰折前內太短則援之勢不迅故曰不疾外對內而言謂出秘外露及者但言外博不言中矩與戟互文見義說文謂之平頭戟簡而該矣攷工記鄭注以爲句兵則誤証之左氏言戟句者多矣言戈句者絕不見蓋戈秘



長六尺有六寸此爲短兵敵已在一二步之近長戟不

能施不以擊而以勾則必爲敵所傷矣戴氏震金氏榜

又以爲刺兵顯與攷工記說文相背攷工列車有六等

之數云戈柶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

二等並不兼援八寸數之故知援是橫設不在上畔戴氏

金氏圖注俱錯反左氏文十年傳言擗其喉以戈則戈

爲平頭甚明故治氏唯于戟言刺左氏襄二十八年廬

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刺文僅一見蓋散文

通用且避下句重擊文也戟爲有枝兵故字從軌其從

戈者卽從戈上加一刺刺別設故治氏言與刺注言戟

胡橫貫之蓋不唯戟胡然戈胡亦然也司農以刺爲援

更誤故鄭注破之戴氏以古戟形不可見以意圖之兩  
戟刺與胡縱橫成十字長皆一尺二寸戈圖明則戟制  
亦明而鄭注所謂三鋒戟者亦明戟之制與戈異者唯  
加一直刺向前連其秘長一丈六尺也今時土中多有  
出者曲阜顏氏嘉禾陸氏揚州阮氏陽湖孫氏莊氏所  
藏大小輕重不一其大而重者爲戈其小而輕者蓋卽  
戟而未得其刺者與戈重三鋒戟與刺重三鋒則古之  
權衡又從可攷矣劉侍郎鳳誥以戈戚題試温州士罕  
能言其制者因爲解之

尙德緩刑疏

甲戌朝考

臣謹按董子春秋顯經隱權先德後刑之義而參之天道驗之王政備矣陽爲德故日主賞陰爲刑故月主刑月麗日生明故有晦朔弦望具納甲消息之象而日無變動故日爲經而天顯之月爲權而天隱之開元占經所載巫咸甘石星經占讚其論德刑之理至詳且悉臣以爲出東漢人附益非司馬遷所見舊本不足遠徵而五緯者有虞氏所爲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者也歲星主德熒惑主禮填星主信三者皆陽也故或十二歲一周天或二歲一周天或二十八歲一周天皆有晦朔亦皆有弦望雖參午而見不爲經天示不晝見推其遲速

以本天居日之上聖人尙之以修德焉太日主兵辰星主刑二者皆陰也權不可顯天以之附日而行以日所行之歲爲歲故或在日上或在日下或在日前後左右皆有晦朔而無弦望法不得參午而見參午則爲經天爲晝見乃失其常度聖人則之以措刑焉董子又曰聖人詳春夏之政以布德也天之於陰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法秋冬也少取以立嚴其餘以歸之喪蓋人以喜怒哀樂肖天地溫涼寒暑之氣喜樂可長也哀猶可詳也而惟怒爲不可縱懼干天地之和也抑臣又考舜典益稷象刑之義荀况解謂象天道而作刑而漢初君臣皆依伏勝古訓謂上世畫衣冠異章服

而民不犯蓋刑期無刑辟以止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夫子有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故刑者禮之律令禮者德之科條  
禮防於未然刑制於已然而其本要在於德左氏春秋  
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  
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自是晉鑄刑鼎鄭用竹  
刑而二國遂以不振秦用商鞅法如牛毛李斯復尙督  
責之術昔人謂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又云周衰無寒歲  
秦亡無煥年蓋一則尙德一則尙刑也漢初務寬大約  
法三章餘悉除秦苛政網漏於吞舟之魚吏治蒸蒸黎  
民乂安所以開基四百者以此然孝文用黃老而天下

殷富孝武用酷吏而天下煩擾說者謂老莊之弊流爲  
申韓勢有必至理有固然皆失德之本也臣謹按春秋  
始元終麟之義修母致子之說以爲元者善之長人君  
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仁德全備則仁瑞自來漢陳寵  
上言三微之月不用刑合於中孚卦氣議獄緩死之誼  
仲舒之對溫舒之書其言精深醇美皆可採擇我

皇上聖恩廣大本堯舜之心以爲心酌周孔之教以  
立教伏讀 御製明慎用刑說于雷動電明之象寓  
和風甘雨之思德洽生成祥敷寰宇謐刑之治復見於  
今日矣臣謹疏

劉禮部集卷十

汪容甫遺書序

嘉慶初余讀儀徵阮侍郎敘錄書內有述學一編汪容甫先生所撰述也其學綜周秦兩漢而深通其條貫其文兼漢魏六朝下止中唐而不苟爲炳炳麟麟淵淵乎文有其質儒家之雋才也先生嘗紬校文宗文瀾二閣全書繩愆糾繆不下數百萬言又嘗標舉國初以來大儒七人通人十九以詔後學其自命蓋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儔予獲交其子喜孫于維揚得盡讀先生遺書惜其文繁情博未成卷帙蓋先生說經之書多在惠定宇戴東原段懋堂邵二雲諸先生著述未行之前而默

劉禮部集卷十

一

與之合者多手削之余爲春秋之學往往有如此者知  
後人立說之難也史館諸前輩欲采輯名儒著述續修  
本朝藝文志又攷其人之學行純粹無疵者分入儒  
林文苑二傳以時進 御喜孫奉楹書二種曰知新  
記曰強識錄皆先生隨筆所記有前人所未發者屬爲  
校勘以埒于述學之後將上之史館因僭書其端若夫  
孝友之性雪白之仁高郵王先生原序中已詳之後之  
學者誦其書可以知其人焉



歲暮懷人詩小序

昔魯多君子必賤擇乎里仁能自得師子與友先鄉國  
豈非近取反求固中智要術與余年及無聞不殖將落  
回憶二三十年鄉黨諸君子亡有臣質之痛存增離索  
之懼者則有其人焉敦行孝友厲志貞白吾不如莊傳  
永思通造化學究皇墳吾不如莊珍菽精研易禮時雨  
潤物吾不如張皋文文采斐然左宜右有吾不如孫淵  
如議論激揚聰敏特達吾不如惲子居博綜今古若無  
若虛吾不如李申耆與物無忤泛應曲當吾不如陸邵  
聞學有矩矱詞動魂魄吾不如董晉卿數窮天地進未  
見止吾不如董方立心通倉籀筆勒金石吾不如吳山

子歲暮懷人思鄉感舊輒成五言古詩若干首獨寐暗  
歌聯以自厲至若四方之士心所景行者良多其人然  
天下之善非一曲之見所敢品量也

案府君先作是序其後詩成觸興連及刪存十六首  
多與序不相應故別存于此以當先友之記承寬謹  
識

六安晁氏族譜序

古者士大夫重氏族之學子生三月之末必以年月日  
名達於閭府州府蓋諸侯歲納民祿于王而於世族之  
支系尤加慎焉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  
世系明故宗法立宗法立故學術齊治統明于上禮俗  
型于下晁氏系出蔡太師子朝其子公孫歸生其孫朝  
吳以王父字爲氏見于春秋漢有錯爲景帝御史大夫  
後魏有崇見執術傳清見忠節傳至宋而大顯爲澶淵  
名族文元公迴文莊公宗懋父子通顯无咎以道叔用  
之冲公武子止武以文學世濟其美著述宏富冠一代其族有  
東中西三眷之號散居四方六安之晁則東眷无咎之

裔由鉅野四遷而至六安者也今工部員外郎尙忠之  
父志在收族嘗出游數十年凡三眷之後在直隸河南  
山東江西廣東者悉求得其世次合爲一編凡分譜八  
稿畧具而卒工部續成之其從兄尙仁又率族輸田若  
千頃爲義莊請于有司達禮部聞于 朝茲亦著錄于  
譜晁氏自宋多文學之士若子止郡齋讀書志頗采家  
乘而著錄之自南渡至今七百餘年至工部父子始裒  
輯遺佚著述爲一家言余嘗據鐘鼎古文以攷篆籀之  
變晁字古從旦從龜龜字兩爪上出以抱日字與日出  
甲上爲早義合故爾雅詁鼃旦爲早杜林以爲朝旦之  
朝卽小篆翰字之偏旁省也證以廟古文唐

廟之言貌也甫刑惟

貌有稽說文引  
作惟繼有稽

蓋亦從古文𣎵字而省非從苗聲詩苗  
與廡諧𣎵與刀諧爲同部舟與悠游憂諧爲異部知從  
𣎵從舟聲之字乃秦篆變古也至隸省作𣎵又漢後字  
矣余惟三代命姓受氏之典尋春秋興滅繼絕之義恒  
樂得海內名族之譜謀而攷其源流繫官于朝願莫之  
遂今工部君譜成嘉其繼述之盛益感發而不能自己  
也

城北協濟錄序

古之言荒政者孰爲善其鄭之罕宋之樂與蓋其地小則易周權重則易施而所謂餼粟戶一鍾者不如是不足以及麥而有賑之名無賑之實仁人之所憫歎也然考古權量之制劉歆以合龠爲合劉向以十龠爲合歆據古向據今也據今則古一鬴當今一斗二升八合故鄭康成氏以爲中人月食三鬴又約古今戶口戶以五口爲率一鍾則人二鬴爲下月之率蓋當時宋鄭公賑一月而其餘之賑貸猶不止此是以能無饑人也甲戌歲常州亢旱天子軫念災區發帑普賑郡邑長官復率士大夫裒多益寡得錢幾二十萬緡得以廣

皇仁蘇民困于時城北士庶觀感奮興因念亡者恤鄰之意取公局賑冊口數稍廣之以卹戶爲口六百有奇聚粟百石有奇大口日給三合吾子半之自三月朔至五月止葬埋醫藥之費在其中楮墨升斗之費在其外雖不能無饑人而死亡者未已抑又聞之詩曰逮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城北之爲戶者千上戶十之一下戶十之三若仿古社倉之法取上戶中戶樂歲之奇贏而聚穀於公所使老成辨護者謹司之亦庶幾耕三餘一之遺意乎僉曰然遂書之以告于吾黨

烏程趙氏家廟碑記

余少讀特牲少牢饋食禮而歎古大夫士尊祖敬宗收族之誼歷數十世保艾其後至周且悉東漢以降世祿久廢宗法以亡求其追遠繼孝如唐柳氏宋范氏司馬氏者代不數家都不數姓大率世祿以奢汰踰禮不一再傳而覆其宗祀下士一登仕版或汲汲爲身家溫飽謀是以官至八座而無家廟身爲士大夫不知宗法春秋祭薦同于庶人古之不復大率由此烏程趙氏自雨樓謙仲昆弟先後以進士起家至郎中雨樓獨承考志省齋祿入得四千二百餘緡建先廟於其鄉奉其五世祖某爲由徽遷湖之始祖自高祖而下五世遞遷藏主



夾室又仿古圭田制置田五十畝以供祭祀堂塾有度  
齊廚有所牲宰有灋俎豆有數拜獻有節綴食有序準  
今酌古不侈不陋如觀特牲少牢饋食禮登降奠饔餼  
乎懷然周情孔思勃聿冲晬作忠教孝敦薄視恍義富  
志淵古恒今特百爾君子尙其式諸

禮堂授經圖記

子友汪子孟慈旣撰次其先人述學之書而復屬屠琴  
塢氏系之以授經圖且哀而言曰喜孫年六歲先人寫  
定皇象本急就篇管子弟子職教授于禮堂明年更授  
以鄭康成易注禮注衛包未改本尙書顧炎武詩本音  
嘗謂友人商瞿生子一經可遺惜且莫入地不及見其  
成立耳今奉違庭誥已十有八年尙未獲傳先人之學  
恐遂弗克負荷子幸有以教之予自弱冠時讀先生之  
書歎其能合鄭許揚班韓柳爲一人江左文學于斯爲  
盛旣見其著書繹其爲人蓋古之狂狷人也不爲世所  
好又蹇其遇益自奮發踔厲于經史百家之書鈎稽考

核悉衷一是晚而得子慮爲俗學所囿乃自次其所藏  
書數萬卷畀之予與孟慈相聞蓋十年矣丁卯之歲幸  
爲同年生去歲予來揚州始過其里居門巷湫隘庭宇  
翛然孟慈病新愈不克縱言而其意思清妙淵遠矻矻  
如不及益歎容甫先生之蘊其文學徒爲世所詬病不  
昌于身必昌于子無足憾也予抱鮮民之痛已忽忽十  
年所學日就荒落無以自振將忝其先人子孟慈之輯  
先生書而圖其授受之意益哀感悚惕而不能自己也

記外王父莊宗伯公甲子次場墨卷後

嘉慶十有五年歲在庚午禮部以各省鄉會試卷向貯南庫閱二十科紛不可容奏請焚之以杜傳寫抄襲之弊得 旨報可于時厯城尹君濟源以戊辰庶吉士改官儀部與典斯役于敗簾中獲此卷重其爲先賢手筆謹藏之越八年丁丑余以庶吉士改官儀部始識尹君尹君故先君子主講濼源書院時高第弟子興言及此憮然三歎蓋是年吾先妣太恭人誕生之年也余幼時先妣誨之學必舉所聞于宗伯公經史大義以糾俗師之謬乾隆丙午公予告歸里余年十一叩其所讀賈董文章喜謂先妣曰而子可教從何師得之應曰兒弱

不好弄塾師歲時歸舍女自課之耳公于諸孫中尤愛  
綬甲綬甲生于甲午長予二歲至相得也先妣又嘗謂  
祿曰乾隆甲子科前期 上聞士習不端懷挾擬題  
之風日甚思痛懲之 命親王大臣嚴立搜檢之法

得一人者賜軍役一金士子褫及褻衣貢院內外枷杻  
相屬比日晡受卷入場者寥寥也公與同里圃三司空  
俱退歸寓舍將就寢矣忽傳 旨盡放進比 欽

命題下曳白者乃至二千餘人下 詔切責并裁減

各省中額而公與司空俱于是科獲雋公出永濟崔公  
紀之門且曰合觀三場讀書真種子也卽連捷登上第  
越歲大考翰詹擬董仲舒天人冊第三篇公素精董子

春秋且于原文冊目以下四條一字不遺 上大嘉  
歎卽擢侍講嗚乎音容如在手澤猶新忽忽八十年距  
公卽世已三十四年先妣卽世已十有五年矣而尹君  
乃從煨燼之餘得此猶惜予晚進不能盡得鄉會試三  
場殊盡本也爰謹記而歸之內兄綬甲

記董文恭公遺事

嘉慶二十有三年十月 日太保大學士董公薨于賜第逢祿聞之胸臆愴恍如有所不能言憶壬戌歲逢祿以拔貢生應 朝考列一三名及覆試被黜比拆卷公大惋詫曰此吾師文定公孫也才又雋柰何先少司馬青垣府君語之曰吾家教子弟以閉戶讀書不事干謁得失命也歸述公知己之感且語逢祿曰富陽董文恪公先文定公道義交也乾隆庚辰鄉試文定公與介野園少宰典試事時官生多磨厲爲文發策決科者輿論十不失一二有同考官某素識公名得一卷呈介公介公不取某曰觀其詞采富麗必董公子也介公大怒

曰科場法至嚴肅果爾卽奏聞先文定公爲寬解乃悉  
取官卷付介公去取官生卷之盡呈主試自是始比揭  
曉文恪公聞其事退朝卽率公踵門謝命稱弟子故公  
師文定公云先舍人府君曰余在官生中屢試被黜丙  
申歲

純皇帝東巡泰山循例獻賦彭芝庭尙書

取置一等子文襄公改列二等甲辰

純皇帝南

巡舉

召試進冊

純皇帝顧從臣曰此冊

書詞大佳詢及家世慨然曰良臣子也試時汝等審閱  
之是時閱江南卷者四人爲梁文定公朱文正公公時  
爲侍郎在朱公右其決取舍則故相和珅也珅得卷非  
所屬意者先視其筆誤給補處抉去之其無筆誤則妄



摘瑕疵以指甲深畫之比得余卷將下手董公急取之  
曰此非 上嘉其書法者乎詩賦猶人而謹權衡  
論他卷不及也必置第三俟 上升降之

上果置第一論曰此論冠場從臣皆賀相謂曰軍機事  
繁聞此人日試萬言不差一字真良材也時府君自知  
不能詭隨又恐以抗得禍乃不補官且不試禮部而歸  
故友惲子居敬曰敬居京師未嘗見公聞公居太夫人  
憂常徘徊一室若有所甚憂或執象笏擊几笏爲之裂  
竊疑公與珥同居樞密必有甚不得已者公服闋來京  
師和珥尙沮之敬有族子某微者也公與之故爲猶子  
取其孤女敬以此知公賢敬謁選適得富陽公先來拜

曰余族單而守法某在此未嘗得罪間里想不以侵擾  
先壠故煩賢大夫心也嘉慶初元和坤勢甚張外而封  
疆大吏領兵大員內而掌銓選理財賦決獄訟主諫議  
持文柄之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榮顯稍露風采折挫  
隨之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行文學受兩朝知遇敷歷中  
外垂五十年時以內禪禮成例得進冊坤多方遏之既  
上坤又指摘之

純皇帝諭曰師傅之職陳善納

誨體制宜爾非汝所知也旋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  
召今

皇上作詩寄賀屬藁未竟

取以白

上皇曰

嗣皇帝欲市恩于師傅邪

上皇色

動顧董公曰汝在軍機刑部之日久是于律意云何公

叩頭曰

聖主無過言

上皇默然良久曰

卿大臣也善爲朕以禮輔導

嗣皇帝乃降旨朱珪

仍留兩廣總督之任旋又改巡撫安徽是時直內庭者無不色變震恐公從容謝過書旨而退洪祐甫飴孫曰癸酉秋九月林清李文成等倡亂三省公時扈

謁

東陵回次白澗行宮猝聞禁城盜警皆愧懼

不知所計有議欲奉

駕之京東調大兵成列而後

進者公曰是滋亂也獻俘者且至矣卽日扈

駕進

次煙郊適提督英公和以所統兵焚橫邨及宋家庄董

家庄賊穴并擒賊目迎

駕還宮三日而定論功公

與托公津桂公芳盧公蔭溥英公和皆第一蔭襲有差

其臨變鎮定如此公於嘉慶戊辰辛未兩主禮部試逢  
祿與館孫皆不得第辛未榜發後聞公長子淇卒逢祿  
往弔得一見公公年七十有二辭甚謙意甚溫耳目甚  
聰明容甚莊以厲親視上車而後退甲戌榜發公閱題  
名錄至逢祿名大喜謂編修俞君曰吾師文定公之孫  
今中式矣喜動顏色既改庶吉士循例往投刺時公病  
下利不及見自是聞公失明且病喘遂成永訣矣感念  
兩世受公之知悲愴填膺其事之大者自有 國史  
及神道碑書之至樞機密勿又非小臣所得聞謹綴其  
遺事俟采擇焉

書馬貞女

貞女馬氏名玉妹無錫人幼字同里丁高生未嫁而高  
生殤母欲匿之貞女微聞泣請于母願歸丁氏母泣許  
之卽易祿衣慨然登車去舅姑亦服其服迎于堂貞女  
北面拜舅姑東西面答拜請曰丁某夫婦敢拜貞女之  
不亾吾子也請南鄉遂拜哭盡哀子姓兄弟及侍御者  
皆伏地哭不能起旣哭貞女易斬衰適夫筵几前伏地  
哭盡哀姑命拚除高生所居樓爲貞女寢室貞女未嘗  
下旬餘得咯血病不肯治遂卒時嘉慶十一年月日也  
其姑爲余妻之父之妹余聞而記之

論曰春秋賢伯姬以章婦道柏舟美共姜以應萬壩貞

女之行其重于聖人也豈不箸哉自歸熙甫氏猶不能  
達知經義以爲女在家宜從父母不知變事合經固深  
于從父母命者哉記曰女未嫁而死婿齊衰而弔旣葬  
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康成以爲夫死宜服斬衰外王  
父莊方耕先生正之以爲斬衰非弔服引孔沖遠貌以  
表情服以表貌之說以經不曰壻死而曰夫死成之爲  
夫也成之爲夫則斬而不除者正也齊而除者非正也  
其言可以爲世法矣貞女之先以祿衣見舅姑也亡于  
禮者之禮變而得其正者邪貞女雖促死然使事父母  
舅姑以終其天年亦何所加損哉

張貞女誄

張貞女之死余旣爲之著獄議且誄之辭曰

蓬生麻中共葉離離嗚呼貞女令德孔儀取義成仁矢  
死勿他命也不辰名也不磨誅奸禁暴有司之事有司  
誨淫厥風用熾吏胥舞文亂紀乖法鷹貪鴟嚇柔弱是  
脅旌典未降不順及之訟牘未陳豺狼集之嗚呼貞女  
重華陳詞神好正直錫爾掄翬秋霜春日金支翠旗神  
鑒淫昏褫彼魂魄雷淵焦土刀鋸鑕寢我聞漢世治獄  
以經哀姜之誅桓允其刑共姬之卒婦儀其型晉殺申  
生詭諸不葬人命自天滅性斯喪蘭陵名郡下邑所觀  
賞罰無章頽風流泉我哀貞厲維以永歎孰採輜軒以

佐彰輝

[illegible]



祭潘彥甫文

歲行單闕余初識子星紀未終甄極文史淳德瑜蘊明  
姿冰理鴻鸞鵬振箭馳焱駛遂乘禮壙潛入易與華荃  
旁出鸞皇吟蹈手不勞披目不疲照余時論議電燭玉  
璫窻隙剖鎔霄然雲融日新其光抱和含中擬乎特起  
精神隆隆伊子之姑維予伉儷聞子奮邁志家慶喜子  
之高祖德種百粵傳序鴻顯濟美孰闕子實繩武紹復  
厥家鬱燁藏耀楚珩遇和何生不辰覲此閔凶繁霜凝  
蘭深澗墜松殘章零墨猶在子几周覽傍皇隕若鉛水  
入子之閨叩子之病二月初吉奉母歸聘舫指古虞游  
墓式敬孰云時艱厲疾方競榜人般臚晨昏不遑衣冠

如濡撼霧吸霜哀哀慈母膺依在旨夜不假寐憂心如  
湯何圖不弔鬼瞰其釁子母弟舅四日同隕厥嚴獻言  
驤首皇都驚噩來夢度其中途顧余無成失此仁輔高  
岡孰策長川孰沂躑躅中庭愴怳無依庭樹戢照春陽  
失暉嗟爾幼志粲文斐章恣心守靜古人與襄禮稱陰  
童義實勿殤元酒所俎奠茲東箱嗚呼哀哉尙饗

祭桂文敏公文

嗚呼麟亡星落月死珠虧芝焚蕙歎鐘慟山殯痛神理  
之茫然百身莫贖儼儀型之如在萬祀難追設位盈庭  
百辟迎喪而震愕 臨朝輟講 九重聞訃以悲

摧伊昔軒皇賜族別姓者十四人酆邑建侯宗盟者五  
十國劉中壘博甄墳索望重西京李奉禮奴僕風騷譽  
隆唐室吾師蒼林衍胄若水分源公侯復始鐘鼎宜繁  
惟春膏之潤木必自葉而流根觀書虎觀習射龍亭文  
林講藝武帳論兵匣有忠劍庭傳孝經璠璣器就梁棟  
材成 天子思十葉之枝繁占五潢之珠麗虞廷歷  
試鹽梅霖雨之庸宣室時詢耳目腹心之寄時以博望

劉禮部集卷十

去

門通承華苑啓選良簡能尊師讓齒監儲甲觀事重史  
丹侍直畫堂名高黃綺山巨源樂辭步輦清彼品流劉  
子真道重安車播斯蘭茝秩宗議禮天府論材經幄啟  
心綸扉承 旨司農筭歲會以富民天祿總羣英而

造士服御起居之敬恭戎兵車馬之贊理不言溫樹遠  
猶辰告之誠詎吝車茵狂簡芻言之采貝闕雲輝珠堂  
月朗南宮盡入璇衡江左咸歸珊網單車就道甘澍成  
霖都尉然明高卻先零之馬關西伯起宵辭故吏之金  
避直指之青驄貪邪改跡見宣徽之絳節膏澤邇臨万  
期傳 詔炎陬識 皇猷之星布分籌天庾探國  
計于斗斟宣勞中外宏濟烝林何圖露冕載塗褰帷入

楚祖考屏藩之舊蹟哀思填膺氛祲疵癘之不虞良醫  
亦誤鷺飛墮水馬援去而無歸鵬止坐鴈賈誼占而自  
悟泉悲星使之灘旌止大楠之樹 天子痛輔星之

早殞閔教肉之長勤感疇昔之讜言風儀難再錫殊榮  
于泉壤禮秩彌殷 詔子弟以迎精命 皇儲而醑

酒長卿遺札不及登封宣秉所居惟存瓦缶王孫墓地  
終依長樂之宮 帝里歸魂空指東平之樹所望鼎淪  
泗水光燭星河劍入平津采騰日露某等望失斗山誼  
均陶鑄入田君之室枕膝無傳升鄭子之堂遺經如故  
春蘭秋菊亘終古而常新坐柏庭鳩感哀號而若訴陳  
茅藉與蕙肴冀煇香而歆醑

祭劉太孺人文

長嘉承夏養日昭只假氣宣鬱庶類陶只伏陰積虛靈  
曷遙只靈兮歸來式儀刑只櫛縱筭總習定省只婉外  
惠中姑姊寧只執鍼組紉勤延纓只南澗采蘋季蘭敬  
只桃天宜室嘉禮成只順事祖姑調溫清只晨羞夕膳  
寗絜馨只弋雁和肴詠鷄鳴只粲粲井曰甘伶俦只君  
子于役整衣程只膏沐無加望縣旂只周仁端戚藁枯  
榮只誥誡子女禮法貞只嗣武駿發振戶庭只文囿蜚  
英維國楨只諸姬循度渠矍令只珩璫肅雍淑慎盈  
只靈兮歸來懿美名只象設正寢儼平生只絳幘孔葆  
飾高堂只敝鐘桮鼓繞曲梁只磬筦填會雲不行只吳

飲越謳競發揚只僊呂休音激清商只幽蘭采菱振芳  
芳只驂鸞騎鳳衆嫔翔只手把夫容下瑤京只靈兮歸  
來意倘佯只黼障新垂文茵張只瓊樹屏風雕几橫只  
彤管瑛盤閒聲續只南窗倚鑑爛明光只荃壁蕙檻亘  
曲房只翠被金舄縣佩璫只瑜珥瑤環扶象牀只茝悅  
衿纓問疴癢只歸返故室孝無方只肴藉稌嗽味不爽  
只椒漿桂醕進鸞觴只麟脯豹胎和粢羹只臍躡臠臠  
實鼎鼐只烝鳧膾鯉芼蓴薌只淳母蜜餌有柘霜只盧  
橘櫪桃襍冰涼只華鐙錯繡熅蘭香只靈兮來格恣所  
嘗只鴻生碩彥侍菑莎只簪玉佩環肅拜嘉只坐髻被  
錫步凌波只繆繞杖筵想容儀只嘉樹扶疏颺曷靡只

靈兮來格庶姓和只



祭孫母許太恭人文

嗚呼古稱節孝必壽其後霜松雪筠得天獨厚惟貞則  
固惟靜斯壽猗惟夫人太嶽瑾瑜動則闔閭言爲女模  
令儀淵淵淑慎與與作嬪于孫燕侯世家蘋蘩助祭珩  
璫孔嘉內政允宜溫暉茂華鵲巢方成鵬舍爰集如何  
不淑言茹斯蕤我聞邶鄘繼于二南咸首栢舟厥義孔  
湛更生作傳邶咏節母毛公序詩鄘重貞女上應關雎  
下式十五魯致共姬辭複書重陰教治國豈繁女宗載  
懷其風今也罕逢猗維夫人德茂鍾郝九熊佐教畫荻  
勸學光光遘業傳絳紗早登賢書天馬渥注蜚聲陽  
曲棠陰苗雨潘輿坐花鄘園視露助廉封鮓平獄加餐

劉禮部集

卷十

三

陳情之年臥轍攀轅猗維夫人柔惠垂裕通明誰起瑤  
林瓊樹射策虎觀論莠鴻都春秋決獄禹貢醴渠治本  
經術行由孝慈友于挺拔公望端倪澤曰貽之德曰禕  
之猗維夫人實曰丕之集家之祥載國之慶僉曰夫人  
穀此德應克享遐壽永彰女師藤湖卻御菊水曾辭紛  
悅鑒必躬必親膺福安愈千歲爲春起居八坐人中  
鳳麟如何不淑百齡未臻周仁于親視匱若已蘇枯潤  
茲減甘分旨六姻之黨舉火之族聞者失聲遐福安足  
番番我公七秩已開衰麻在身孺慕孔哀溫溫棣萼各  
溢人海國倚其才民望其采公歸我悲欲養勿待爰稽  
古禮贈母有儀承訃借怛瞻楨曷隨陳牲薦醴惟以告

哀何響

先府君行述

嗚呼不孝逢祿獲罪爲吳禍貽所生延息待命罔知所措伏思先人身處世冑而安貧謀道有過寒士生平高志卓識砥行植身無幾微遺憾宜求蓄道德能文章者誌而傳之不孝逢祿生二十有八年未獲盡一日養而聞訃之日詎易簣已及浹旬倉皇奔走魂魄離散恐遂弗克負荷而廢先人行事不箸則不孝之罪滋甚用敢輟泣書辭謹條大畧惟仁人君子哀而擇之府君諱召揚字卣于先世始祖曰眞明洪武初自鳳泗從兵徇江南遂駐防常州是爲西營劉氏後五世曰璠無子以適張氏姊之子崙爲後崙本生父曰炯炯之父曰養自養

以上譜牒廢世不可紀崋有隱德嘗受寓遠商數千金  
十餘年不至後遇何者訝其貌詰之果其子云父客死  
久矣泣而歸之械識如故崋生應時應時生純敬純敬  
生光斗光斗舉天啓乙丑進士除浙江紹興府推官以  
平吳越海寇功遷御史選權貴罷職 皇朝定鼎命

以行人司司正安撫常州又從定吳越全活無算所在  
尸祝奉 敕建祠曰仁賢光斗生履旋直隸保定府

知府履旋生維寧福建福寧府知府爲民雪冤獄去官  
郡人祀之維寧生演康熙癸酉科舉人演生機府學生  
娶千金生諱綸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科第一仕至女  
淵閣大學士入祀賢良祠諡文定文定公娶于許有子

三人長圖南乾隆戊子舉人廣西南寧府同知次躍雲  
乾隆丙子舉人丙戌一甲三名進士今任工部左侍郎  
府君季也自益至府君凡十世爲張氏系姓劉氏府君  
幼有志行王父文定公命從伯父學伯父有所撰述過  
目輒不忘及冠任理家事宵則篝火治文史恒至達旦  
文定公遭疾侍湯藥夜不解衣者數月前後遭王父母  
喪經營窀穸纖悉備至府君幼時世父伯父爲文詞有  
聲文定公與人語嘗謂守我家者季子也伯父亦云此  
吾家吳季子也比文定公薨所遺衣服裘衾車馬及贖  
布之餘財王母欲均之府君請于王母以兩兄居京師  
需用孔殷願獨歸守先人墓田王母許之歸乃陳于當

事得請于 朝卽以文定公舊居建崇祠庀祭器由是  
東西南北常以宦游計一生所歷西踰關隴南涉閩嶠  
所至輒佐其大府盡力公事或贈以衣物度不能報勿  
受也甲辰歲應 南巡召試 高宗純皇帝

親置第一謝

恩日知爲文定公少子喜謂侍臣

是能世其家者思欲大用矣而府君自以山野之性不  
耐奔走當途乃不赴補且不應禮部試今 皇上卽

位旌別淑慝且下

詔求直言有以後時開府君者

曰吾日莫途遠無以報主知矣吾嘗訪羅巖穴思爲國  
家得將相材而所知不廣雖慷慨上書將爲釣名計乎  
又開以治生產曰吾視吾心田研田朝耘而夕耰之歲

可當千畝之入以餬其口而庇其子孫天下之善治生者莫我若也嘗屢致千金而散之三族中有貧乏者量其親疎而爲之制主湖南陝西講席庚申歲復主山東省城講席諸生中有經明行修者雖貧乏必進而飲食之其有安于惰游者雖豐其館穀必却之與當事往還匡其不及不干以私以故聞喪之日近者哀號遠者震悼巡撫鐵公保學政劉公鳳誥按察使金公光悌以下咸來會其喪如治家事爲詩文始學漢魏六朝人爲之自以爲弗至也退而學杜子美蘇子瞻曰可以見吾性情矣所著詩文集三十卷藏于家其學不拘一格自經史以及律呂星算外至釋典道藏靈素之說無所不窺



又精于曲蘖從人學管弦丹青諸事每數日夜而盡其  
技又善奕工唐人楷法府君生于乾隆十一年二月十  
二日申時卒于嘉慶八年八月十三日戌時年五十有  
八配吾母莊孺人禮部侍郎諱存與公女子三人逢辛  
逢壬早卒逢祿嘉慶辛酉拔貢生娶潘氏例授州同名  
尙基女孫三人承寬承寵承向女子子三人一適國子  
監生趙名球玉子武進縣學附生學彭一適今任山東  
兗州府同知汪名本中子國子監生繩烈一字今任借  
補山東壽光縣丞莊名祁子戊璉汪莊皆舊姻也

先妣事畧

嗚呼不孝逢祿自癸亥失怙呼搶莫及惟幸吾母康強  
無恙冀獲稍有寧息以盡定省溫清之心乃五年以來  
飢驅奔走奉侍之日甚少而昊天不弔遽奪吾母如是  
之速嗚呼痛哉太孺人姓莊氏世爲里中望族幼嘗逮  
事外曾王父浙江海寧兵備道南村公暨外曾王母錢  
太夫人南村公邃于理學嘗授以毛詩小戴記論孟及  
小學近思錄女誠諸書外王父禮部侍郎方耕公爲當  
代經學大儒又獲聞六藝諸史緒論故自幼至老酷耽  
書籍馬班范陳之史溫公之通鑑尤周覽不倦年二十  
五歸我先考卣于府君逮事先王父文定公及先王母

許太夫人先王父薨三年喪畢世父伯父之官京師太  
孺人隨府君歸守墓田時家居壁立府君常以詞翰客  
游薪水有時不繼太孺人處之泊如也不孝逢祿年十  
一二歲每當晚課畢或塾師歲時解館卽親授以楚詞  
文選及唐宋人詩文曰家學不可廢也心好紡績恒至  
丙夜閒居未嘗衣帛製一新布惜之惟恐浣濯灑掃  
之事時躬親之所居恒令齊肅明潔戚族中有貧而來  
告者有無必應之比不孝長察所與游多經明行修士  
則喜趣治酒食必令洗腆以故辱與不孝游者不知太  
孺人之食貧也喜學晉唐人書點畫端勁從母舅葆琛  
先生謂神似南村公中年學爲詩無閨閣脂粉氣所存

二十八章名操縵室藁秘不示人亦未嘗與人談及文字曰非女子所尙也少殤二子中歲迭更先王父母先外王父母喪哀思縈積府君自甲辰 召試 欽

賜內閣中書未嘗赴補前後多事遠游家無恒產爲不孝逢祿延師取婦及嫁兩妹如禮皆太孺人勤儉所助而積勞亦深矣自先府君旅沒于外常鬱鬱有肝疾卽聞不孝逢祿舉京兆試感念府君輒悵悵不樂年來舊疾遂發醫藥罔効病革日季妹刲肱和藥以進似少閒而邪氣已入內寒熱忽作夜分猶促侍者臥息易簪時猶令人扶起欲櫛沐更衣而痰涌汗發遽爾棄去皆不孝逢祿侍疾無狀所致嗚呼痛哉太孺人生于乾隆九

年四月十日辰時痛于嘉慶十三年八月二十有八日  
已時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五生子三人逢辛逢壬皆  
早殤不孝逢祿嘉慶辛酉拔貢生丁卯科順天鄉試舉  
人娶潘氏候選州同諱尙基號枰石公女太孺人同曾  
祖姊女也女三人長適武進縣附監生趙學彭次適休  
寧縣監生汪繩烈繩烈爲太孺人胞妹之子次字莊戊  
璫戊璫爲太孺人同曾祖弟乾隆丙午舉人山東壽光  
縣丞諱祁號竹坪公之子孫五人承寬承寵承向承宴  
承定

滎陽恭人行畧

恭人姓潘氏世居常州府城籍陽湖曾祖諱思桀福建巡撫贈官保尙書諡敏惠祀賢良祠祖諱振瑩安襄鄖兵備道父諱尙基號枰石廩生四庫書館議敘州同女二恭人其季也枰石公與先大夫性情學問至交枰石公延唐君鶴園訓課庶弟及恭人書唐君故先祖文定公門下士也先大夫往過之見恭人甫六歲舉止端莊頭頸中正目有精采託唐君致求婦意外姑莊安人與吾母太恭人同曾祖姊妹也適同祝余外祖母壽因爲相攸遂許焉乾隆癸丑先大夫歸自秦中時余方入學將爲授室適枰石公遽危疾恭人刲左肱和湯藥以進

卒不起服除來歸猶夢中驚哭而醒太恭人嘉其至性  
又憐其弱質余妹三人皆愛敬焉文定公不治家人生  
產先大夫常以筆耕餬口四方歲時有所寄賜常畜積  
以償夙負嘉慶丙辰九月生承寬戊午五月生承寵辛  
酉四月生承向恭人俱自乳哺兒偶染疾夏夜常左右  
抱之膝行帳中其困苦有非筆所能宣者癸亥八月先  
大夫疾終涕南訃至恭人方娠大慟欲絕猶忍泣勸慰  
太恭人助余料理奔喪扶殯諸事忘其有身也甲子正  
月生承宴丁卯正月生承定是年余舉順天鄉試時太  
恭人已抱病恭人與季妹侍湯藥戊辰予歸旋遭大故  
其囊含斂竭誠盡敬余又苦次店作內則延醫視藥禱

祝竈神外則支應親友弔唁獨任勞瘁是冬又爲先大  
夫太恭人營葬事己巳三月生承寔辛未會試不第歸  
而長女生壬申九月殤癸酉二月生承安九月祠屋大  
門將圯庀匠飭材多質簪珥以辨族叔鷗沚晚年勤於  
治生常與談農工商賈及米鹽凌襍輒中窵要嘆謂余  
曰是吾家功臣若作男子經濟勝吾姪十倍令子婦等  
師事之甲戌余會試中式改庶吉士承寬入學乙亥十  
月承寵入學承宇生先是連舉七子一女皆躬自乳哺  
至是始雇乳媪焉丙子六月爲承寬納婦黃氏是年承  
寬舉鄉試十一月次女生恭人自于歸後旣以多男爲  
累中再更大喪嫁女妹凡事克己恕人心力交瘁所稍



展愁眉者惟此三年耳丁丑余散館改禮部爲承寵納婦謝氏已卯恭人攜家北來至都數日次女殤五月孫受穀生是年承寵舉順天鄉試食指浩繁大費擘畫始與汪氏二妹相見多敘十八年來悲歡離合諸事情好無間有過同胞焉初恭人之來都也外姑年已七十有七卧病數載時時思念悲哀欲泣庚辰八月遂買舟率次子婦及孫歸省舟至郡城內兄霽岩喪服相見驚知外姑及伯兄俱於八月逝世恭人大慟時方咯血暈仆幾絕隆冬送葬舟中號擗幾墜城河辛巳五月復埒糧艘北來甲申三月承宇殤乙酉承寵自武昌歸染瘵疾是年長婦患痢爲料理醫藥服食自夏徂冬寢食俱廢

丙戌余分校禮闈六月汪氏二妹卒恭人往視疾視斂如喪手足汪氏諸母以爲難丁亥二月長婦黃氏卒臨終執恭人手泣曰慈姑愛我有過親母願世世爲子女孝謹奉侍以報罔極四月承寵以療卒承宴又以送兄嫂柩至通州悲傷暴露遂染蠱疾於八月移寓三日而卒而承向自壬午就婚南中趙氏生子女三人而婦病歿訃亦以十月至是年喪子婦各二戊子春承定又得癰疾恭人疊遭逆境絕無生理遂憂勞成疾矣自冬徂春藥治罔效發熱十旬醫多束手而承定舊病復發於五月初九日暴卒余亦時病不寐恭人欲泣不敢恐益傷余及諸子心也自後四子晝夜輪侍恭人猶自理斂

具及子孫衣經帷堂尺寸細碎不遺大率以不費財爲務烏乎可傷也平居自奉極儉飲食衣服人所不堪且持齋日一年居大半而膳修賓友必精腆祭祀誠敬恪遵兩家法度於父母舅姑尤思其所嗜有新必薦有遠方物必薦而已則不忍食以致終身之慕焉撫子息恩勤鞠育均平如一而絕不姑息事余則加婉順得諫爭義待親戚後生各如其意爲導其所未及誨其所未知戚屬中咸謂言行妙合禮經有錢太夫人風錢太夫人者余外曾祖母南邨公夫人也恭人自言吾才識器量萬不逮吾母顧自幼聞老輩中嘉言懿行可師法者必謹誌之思詒父母令名爾烏乎其斯爲恭人之至孝乎

鍼黹精工不及吾二妹然諸妹出嫁時恒竭日夜力助之諸子衣履恒出手製有勸其節勞恐晚年病指痛者恭人終不自逸至是骨瘠如柴而刲肱處及十指尤痛烏乎可傷也已自幼好誦漢魏唐宋樂府詩近年尤好吳梅村歌行輒口授孫女閨閣詩則如織雲樓稿背誦盡卷不錯且言某夫人如何如何余曰余年伯母陳夫人尙健在所居不遠盍往拜之荅曰心景行之耳自幼極敬慕何昭甫學士母湯太夫人常思往拜亦未果也丙姑母適丁瑤圃司馬者與其女適楊蔚生大使者在京時常過從約偕觀劇卒不往謂子婦曰家風不可改也幼從母受造醬及瓜疏法到京終歲所用不取諸市

有知之者索得必珍之御下精察而能體恤久事之者  
至老死不肯去烏乎聞恭人之喪而哭失聲者不知凡  
幾也恭人生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三月二十三日辰  
時卒於道光九年己丑六月十八日辰時得年五十四  
歲誄曰

君曾祖敏惠公余祖文定公生爲名臣沒爲明神宜有  
賢子孫婦女如恭人者顧食苦三十餘年曾不祐之使  
少延耶所生子女十人亡者過半自云夙愆其信然耶  
烏乎恭人逝矣其亦仰不愧天俯不忤人而承顏含笑  
侍父母舅姑以祇見先祖太公於九原耶獨使余弔煢  
煢之雁影開中夜之魚目腹悲腸斷以煎此餘年耶

次子承寵壙記

承寵以嘉慶三年五月三日子時生其母夢日旁有雲霞氣如冠帔狀僉曰此貴徵也俄頃而生四歲其兄承寬受毛詩隨坐他几默然耳受數月其兄畢業母試叩之背誦如流承寬長二年年十三讀十三經畢兒輒先後之尤好王子安李長吉夏節愍集烏乎其竟以兆其年邪兒年十四爲制舉文極似雲間諸子竒縱之作間學章羅幽隲神骨曲肖舅氏莊珍執先生及余諸執友皆賞其才藻年十八補縣學生戊寅爲之授室謝氏已卯年二十二偕眷屬來京師舉順天鄉試房師河南王柳溪給諫尤賞其經策明年以婦多病奉母南歸適遭

外祖母及舅氏之喪子身內慰母哀兼理病婦外助舅氏經營喪葬明年仍侍母北上賦質旣弱所遭又逆半年以來心力交瘁初兒之挈眷來京也形容槁瘠已異曩時然力學嗜古孜孜不輟古文篆隸漢魏六朝樂府詩罔不肆力三應禮闈皆不第丙戌以余分校例不與試初館津門後館武昌流覽山川弔古傷逝多哀怨愁苦之音余及知好常戒之不能改也病中猶手不釋卷客秋自知不起賦茂陵秋雨病相如二律以見意呼羣弟爲書所箸文百數十篇自校勘之丁亥二月望日長婦黃氏沒僅遺一女兒手書心經等贈之三月病體益覺沈重因自作輓聯云最苦是生也有涯生前未奉娛

親檄又焉知死之不樂死後應舒作記才二十八九大雨汁兒猶在堂中言語飲食如常四月朔晨起猶倚枕爲承寬改長婦誄詞越三日便旋俱自起忽哮喘大作冷汗如雨神光盡散端坐二日夜少定呼季弟取陳文恭公五種遺規曰將以寄此心也夜半曰吾身在曠野見羣兒舞蹈耳中間羣兒誦讀聲夜闌矣諸弟猶未就寢邪呼兄治棺木曰無費財呼妾檢衣衾曰取布素者太夫人痛甚無使知也初六日卯時遂棄去年三十子受穀甫九歲嗚乎余夫婦德薄知短不能護持賢子俾之保世亢宗孽可追邪初嘉慶十一年春青垣伯父解組歸素善相人時承寬十一歲兒九歲甫謁見獨許承



寬以挺拔他日當有成立恐兒秀而不實嗚乎天之生  
之果奚爲邪今將褒次其遺稿求友人之善屬文者序  
而傳之以某月日令承寬送其喪歸里汝其知邪其不  
知邪

四子承宴壙記

承宴以嘉慶九年甲子正月五日生其舅氏潘黼堂適于是年元日生女遂締姻焉讀書敏不及諸兄然孝友淳篤過之年十三凡經傳詩古文辭兄所習者無不習也好學蘇氏論古之文來京師數歲試國學輒高等每月所得膏火資俱以奉母人與言飲酒觀劇嬉遊諸務輒謝曰性不近也歲丙戌十二月爲授室時承寵已抱病不可治與易居處侍兄疾逾年彌謹逮其沒也慟甚五月送之通州數日夜廢寢食遂得氣虛中滿之疾醫者寒熱補瀉兼投遂以不治卽于丁亥八月二十六日沒病中猶時念二兄曰吾適夢之津門見如平生吾殆

欲從往矣趙甥伯厚在旁曰兄誤矣父母在堂何從兄  
爲因伏枕叩頭曰謹奉教授兄子受穀經受穀見四叔  
父卽嚴憚過于其父與伯父也十一月二十九日女賢  
生